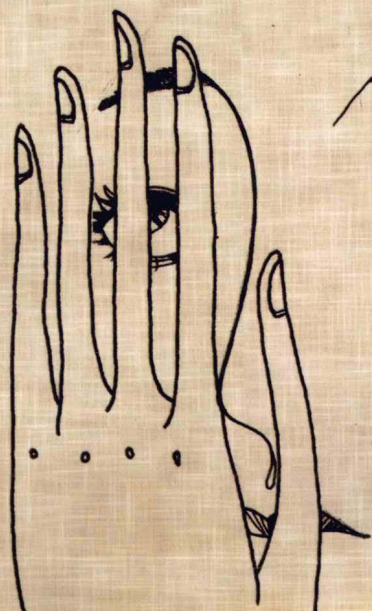


洛水悠悠

张虚 著



洛水悠悠

张虚 著

華齡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惠玲

装帧设计 许虹进

责任印制 李浩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洛水悠悠/张虚编著.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03.4

ISBN 7-80178-063-9

I. 洛… II. 张…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3015 号

书 名: 洛水悠悠

作 者: 张 虚著

出版发行: 华龄出版社 (北京西城区西什库大街甲 10 号,
邮编: 100034)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字 数: 140 千字 印数: 1—3000

定 价: 12.80 元

嵩邨永茂
河洛長流

二〇〇二年冬

王國權



洛河在呼唤（代序）

洛河弯弯，洛水悠悠。

洛河发源于陕西省华山南麓洛南县，流经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穿过嵩山、邙岭之间，于巩义市汇入黄河，形成了美丽富饶的洛河川，孕育了灿烂的河洛文化，“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就产生于此。

洛水昼夜不停地向东流去，洛河两岸的人民世世代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欢少忧多的生活，他们之中最先感受到洛河冷暖的就是妇女。相传，上古时代伏羲氏的女儿宓妃，为了降伏兴风作浪、危害河洛百姓的河怪，毅然跳入洛水，舍身牺牲，被两岸人民敬奉为洛神，至今烟火不断。三国时期著名诗人曹植所作的《洛神赋》，更是脍炙人口、千古流传。

勤劳、善良的河洛妇女，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各个阶层的妇女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劳动妇女经受的苦难最为深重。河洛妇女渴望得到解放，她们用各种方式勇敢地

与命运进行着抗争。这场斗争在20世纪初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兴起，直至新中国成立从未停止。每个历史时期都涌现出许多争取妇女解放的杰出代表，书写下可歌可泣、发人深省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劳动妇女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加之封建习俗的羁绊，也酿成了不少婚姻悲剧，给妇女解放运动投下了阴影。

如今，河洛大地的妇女们迎来了新世纪的阳光，她们呼唤妇女解放工作更加深入、完善。她们坚信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妇女解放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作者

公元2003年3月8日

目 录

滴血的女红	(1)
三奶	(6)
附：《遥望邙岭我的“家”》	(12)
兄妹携手辟新径	(23)
河洛女杰	(30)
附：《“入城布告”诞生记》	(46)
情到深处	(48)
天府幽灵	(59)
土里刨食的命	(66)
傲霜花	(71)
邙山雪梨花	(91)
二嫂	(96)
附：《少年白桐本》	(105)
婷婷	(114)
铁窗母子情	(120)
附：《饱蘸热血写春秋》	(129)
高门大院里的童养媳	(140)
杨树作证	(144)
春华秋无实	(149)

折射的霞光·····	(153)
皂角树下·····	(161)
山高水长夫妻情·····	(172)
王寡妇告状·····	(184)
换亲·····	(191)
后记·····	(199)

滴血的女红

我清理母亲的遗物时，发现用豫西土产的发了黄的白麻纸包着几件手工艺品，顿时耳边响起母亲生前不止一遍对我的叮嘱：“这是我的姑姑你的姑奶，蘸着心血和眼泪，一针一线缝成的，我保存快 70 年了，你们一定要好好保存。”这几件手工艺品是：一只小黑猪，一只灰河蟹，一条小金鱼和一个用“三头六臂，连生贵子”图案贴制的小孩兜肚。件件形象逼真，配色协调。除了这几件，已经丢失和损坏的童帽、童鞋、绣球、香草袋等更为精致的手工艺品还有很多。特别是那只青蛙戏莲的香草袋人人称绝。那是由一张荷叶、一枝莲花、一个草黄色青蛙组成的立体制品，青蛙在荷叶上跃跃欲试的神态，简直巧夺天工。60 年过去了，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我母亲，也只有我母亲才能理解姑奶那颗终年滴血的心。因此她才有勇气把这几件手工艺品冒险保存下来。半个多世纪间，它们跟随我母亲逃避了日伪“皇协军”烧掠和十年动乱“砸四旧”的浩劫，像主人一样能活下来，实在不容易。

我的姑奶叫孟宪英，19 世纪末，出生在河南省巩县（现改为巩义市）西黑石关村南沟一个九世同居的耕读之家。推算起来，老人如在世该是 106 岁了。她自幼天资聪

颖过人，虽不曾读书识字，却爱学好问，事事知道用心。我童年跟随母亲去看望姑奶，总听她老人家叨念：“我的命就因为结巴他妈在我结婚那天下轿时大哭大闹，给哭闹坏了。”长大后和母亲谈起姑奶叨念的来由，才知道起因于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

大约是 1910 年前后，兴建汴洛铁路黑石关洛河大桥时，工地上经常有参加设计施工的西洋人走动。有一天，6 乘花轿陆续从南沟东口出来，轿前有执事队、鼓乐班，轿后是送亲和抬嫁妆的队伍，前呼后拥，五彩缤纷，伴着欢快的迎亲曲和威武的火铳声，长蛇一般从工地一侧缓缓向北行进。这一切把工地上的洋人们看得眼睛发直，他们惊赞之余，才想到赶快用刚刚问世的照相机，把这奇景记录下来。于是，长着三条长腿，头上蒙着黑布的怪物，冲着花轿和人群“咔嚓、咔嚓”叫了好几声……迎新队伍中有个十来岁的男孩，他作为“压轿孩子”而来，这孩子说话虽然结巴，却是迎亲家族的宝贝旦。花轿没到院，路上发生的“惊人事件”已传给结巴妈。结巴妈听人说，被洋人的怪物一照，人就没命了，话没听完就哭得死去活来。花轿落地时，传出来的是结巴妈悲悲切切的哭儿声，很多人都说不是吉兆。事也凑巧，姑奶婚后不到一年，新郎就暴病身亡。作为新媳妇的姑奶那年刚 15 岁，正住娘家，婆家送噩耗接她返回时，她和姐妹们玩兴正浓，并没意识到回婆家走的将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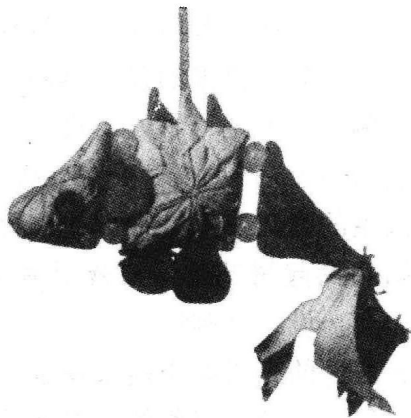
姑奶的婆家，地处邙山脚下，洛水身旁，祖上号称百万富翁。到了她丈夫这一辈，家产虽称不上百万，倒还殷

实。这个百万富翁的大家族，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堡垒，更是维护“三从四德”封建礼教的精神堡垒。据传清代中期他家鼎盛时期，凡丧偶的妇女，不仅强制守节，还禁锢人身，统统被关进“寡妇窑”里，与世隔绝。姑奶虽没被关进“寡妇窑”，其住处却酷似尼姑庵。她居住的庭院，位于“百万庄园”的东下方，院子坐北朝南的正门，不知何故终年落锁，却冲东开了个侧门。进东侧门便是南北走向的前后两个四合院，房屋建筑仿照官宦府邸设计，磨砖对缝，凿石刻花，颇为气魄。经月亮门进入后院，一眼望去极其不协调的是，东西两厢房之间横着一堵高大的砖墙，墙中段砌起的方形砖柱高出屋脊，上书“魁星高照”，颇似一座古塔，墙外则是一处5间大厅的台基，高出地面不下5尺，雕刻精致的大型柱基散放其上，杂草丛生。原来这里要建院子的正房，因老主人早逝，半途停工，那堵砖墙是用来遮掩荒颓败相的。尽管“魁星高照”，却不能换回兴旺的气氛，更多的是失落和凄凉感。尤其阴气彻骨的是，东侧门外不足百米处，贞节牌坊上铁马的响声。这响声昼夜撞击着一个15岁少女稚嫩却已破碎的心。

为了缝合人生的裂隙，填补被剥夺作母亲的权利造成的无限空虚，姑奶操起绣花针，夜夜对着孤灯，为侄儿、侄女以及侄孙、女，设计缝制服饰和玩艺儿，借以排遣冷酷的岁月。然而可怜的姑奶并未换来丝毫开心的欢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伴随她劳作的，惟有呜咽的秋风，呻吟的洛水和惊恐摇动的铁马……

1957年春,我最后一次见到姑奶。老人家跟随娘家侄儿生活,因她年轻时长年以泪洗面,加之手工伤眼,视力微弱,更显得苍悴、呆滞。那年夏天,国内的政治气候骤变,侄儿女们丧失了赡养老人的基本条件。所幸的是,早先过继给她的养子,在一家国营工厂搞技术工作,未被冲击。此人心地倒还善良,在接他生母的同时,不忘养母,一道接到身边。不料祸不单行,自然灾害接踵而来,一个普通技术干部靠工资养活数口之家,实在难以维持。加之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天寒地冻,风烛残年的姑奶,无力抵御饥寒,终于长眠在嫩江草原的黑土地下、枯蒿丛中。她那孤苦的魂灵携带着滴血的女红,夜夜都在洛河岸边游荡……

下面这一组作品系孟宪英遗留。图片除兜肚外,都和实物大小一致,且是立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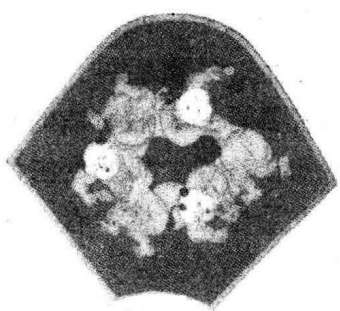
金 鱼



河 蟹



黑 猪



三 头 六 臂 连 生 贵 子

三 奶

我出生之前，嫡亲祖母就病逝了。我记事以后，只听妈妈、姑姑管一位高个子长圆脸的婆婆叫妈，便毫不怀疑她就是我的亲奶奶。妈妈对此也从没有说过二话。追寻我孩提岁月关于奶奶的记忆，最为清晰的是：大约我五六岁那年春夏之交，患“糠疮”，也就是麻疹。这病在半个世纪以前的乡村是非常怕人的，加上妈妈外出求学，奶奶和外婆便日夜守候在我住的土窑洞里。她们听人说莲藕是“表”物，可以促使疹子出齐，有利于治这种病，便托人讨换点藕，给我包了几个小扁食（即饺子）。也许是新鲜，或者是我的病已经有了转机，我觉得特别好吃。至今，每见到莲藕就会想起那顿饺子，并且不只一次说给我的老伴和孩子们听。我能出窑门以后，两位小脚老太太便轮流背着、抱着我到邻村找医生。一次回村，路过村子的中心大街——大胡同，我闹着要看一家油坊铺的楼房，因为我仅见过窑洞和瓦屋，不知楼啥样。奶奶便搭讪着进了人家的大门胡同，说俺孩子没见过楼，想看看，幸而人家给了个面子，让我开了眼界。

病好以后，我在村东头的皇禄坛学校上小学一年级。当时日本兵已经侵占黄河北岸，蒋介石出馊主意在郑州花

园口掘开黄河堤。日本飞机三天两头轰炸郑州至洛阳沿陇海线的目标，曾经给县城附近的仓西小学投炸弹，炸死炸伤了不少小学生。为此，只要一听见飞机响，奶奶便蹣跚起小脚探着肩往学校跑，边跑边扯着长音喊着我的乳名，怕我与她走岔道或者失足掉进坑子（天井）院里。后来她想了个办法，给我买了两个哨子，一个是电镀的铜长管叫火车头又称童子军哨，另一个是红的电木（即硬塑料）猪嘴哨。让我挂在脖子上，路上一边走一边吹。她说，只要我听到你吹的哨声，我的心就放下了。

有一天，不知什么家务矛盾惹恼了伯母，伯母硬让她那不懂事的女孩管奶奶叫“三奶”。我觉得很奇怪。我又长了两岁，才断断续续地知道叫“三奶”的内情。但是，我至今也没叫过她一声“三奶”。原来三奶是我祖父三弟的遗孀，三爷二十几岁就病逝了。她守着儿子过日子。不知什么病，儿子也夭折了。她娘家住偃师县老城，姓贺，父亲是很有名的外科医生，她的乳名叫娥。为了弥补她心灵的创伤，我祖父的儿女们都管她叫妈。加上我的亲奶奶过世早，三奶也就真心实意地照看起侄儿侄女们。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我姑姑经历了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后第一次回家，她说在敌后抗大学习时，正是边区军民生产自救阶段。一天，她与女学员纺线休息间隙，一边说笑，一边拆她的一件布衫，突然发现衣服贴边里有硬纸的响声，拆开一看是张国民党印刷的“法币”，她猜一定是那年家里往绥德寄衣服时，俺妈偷着缝进去的。当时“法

币”在边区还能用，只是不值钱，她便全部买了花生，请姐妹们打牙祭。她嚼着花生，就如同儿时妈每次由偃师老城回来时带的兰花豆一样有滋味。

三奶这位无儿女的寡妇，在旧社会的封建大家庭，虽然吃穿有保障，但是政治上、经济上没一点地位，她只有伺候婆母（当时我的曾祖母已年逾八旬）、帮厨做饭、抚养我这父母不在身边的准孤儿的义务。她的不幸遭遇，促使她那颗性本善的心更加善良。大灾之年，粮食金贵之极，她无权动用大量米面，便在衣襟下缝个大口袋，偷着把食物带给左邻右舍的孩子们。至今，我当年的小伙伴们回忆起三奶的大口袋，还绽出泪花。我家是典型的耕读世家，祖上几辈都不会经商，家里换钱的经济作物，唯有棉花。凡要用钱，就要卖10斤一捆的皮棉。因此，大人们交易，总以几捆花为价码。可是卖花的大权永远也落不到三奶手里，零花钱没有来源，她便把柿子酿成醋寄放在站街镇姑奶家的小铺卖，只见她用小瓦罐托人捎去，没见捎回过钱。因为没零用钱，她很少穿洋布衣服、洋线袜子。记得我进京工作那年，她送我到村边韩坟沿，特别嘱咐我把穿坏的袜子留下捎回来，就是只剩袜筒她也可以穿。大炼钢铁那年，家里只剩半身不遂的三奶，不知她怎样挪动着去大食堂吃剩饭的。幸好姑姑到郑州参加法院系统的现场会，抽空回家看望老人家。当时三奶全身已经浮肿了，她的惟一愿望是请姑姑给她洗一次脚。姑姑明白老人家的诚意，家乡有这风俗，是儿女为老人行孝送终的礼仪。姑

姑满足了老人家的要求。姑姑走后，三奶不久就去世了。“文革”期间，“四人帮”砸烂“公检法”，我被赶回家乡后，自学针灸。本家的一个嫂子还对我说：“你要是早学会这手艺，也许能给你奶奶治好哩！”说明乡亲们没忘记这位善良的老人。

中华民族有扬善抑恶的优良传统。善事对于善良的人来说，永远也不会忘。三奶离开我们多年了，除了我家的侄孙辈和少数受她周济过的乡亲们，再没人想着她老人家了。没想到47年后，远在甘肃的一位革命老人在回忆录里却提到了她。

一个偶然的时机，我看到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由17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组主编的《丹心素裹》第三集，书中有篇王国同志的回忆文章《回顾五十五师起义的联络工作》，文中记载了以下段落：

——1945年10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汪锋同志在关中马栏给我讲：“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派杨信、沙夫和你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华东局的领导下，做国民党38军的起义工作……”

——当时38军的编制和驻地情况：38军军部驻开封，辖17、55、117师……55师师长孔从周，驻商丘……我们三人做了分工：杨信负责军部和117师，沙夫负责17师，我负责55师。

——当晚，我已睡下，军分区陈参谋长把我叫起来说：“据报，孔从周率部队于今天在河南巩县起义了。”